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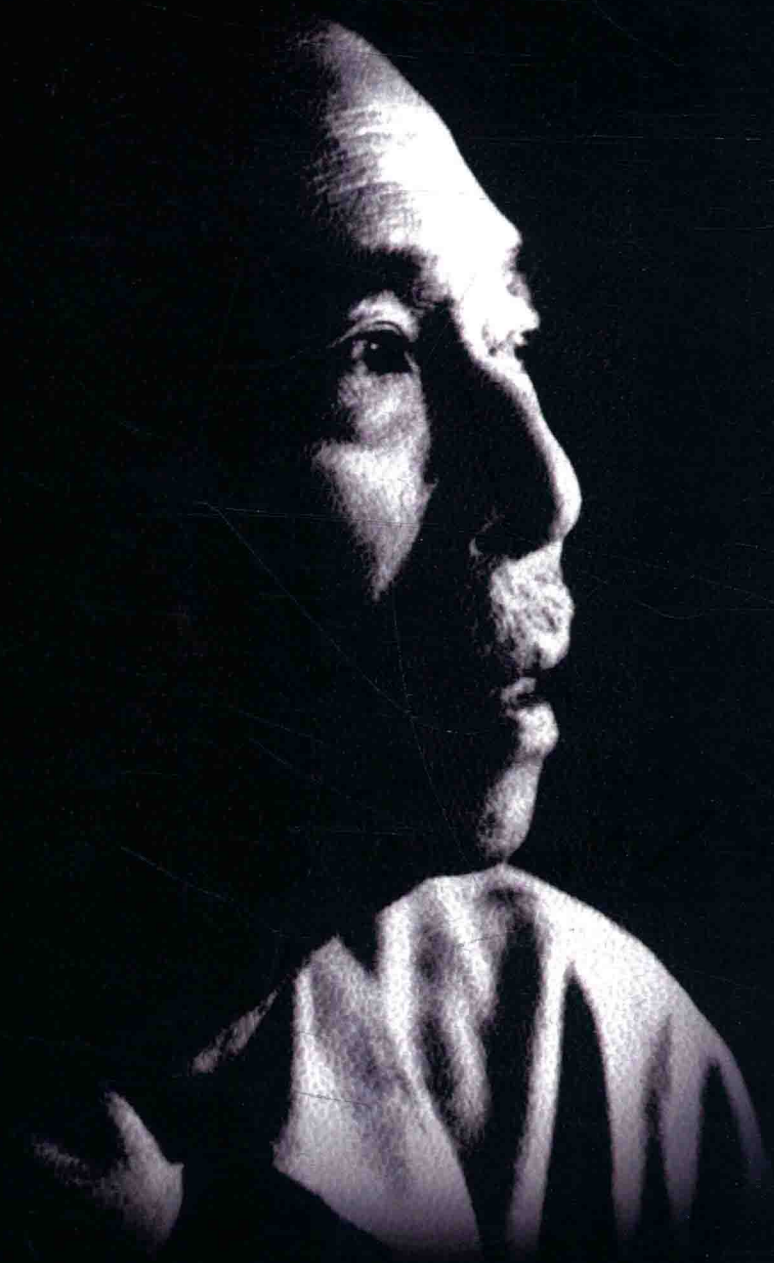
7

# 茅盾的創作歷程

莊鍾慶◎著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莊鍾慶◎著

7

# 茅盾的創作歷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的創作歷程／莊鍾慶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2+304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7冊）

ISBN：978-986-322-697-0（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當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113

##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697-0



9 789863 226970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 七 冊

ISBN：978-986-322-697-0

## 茅盾的創作歷程

本書據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版重印

作 者 莊鍾慶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茅盾的創作歷程

莊鍾慶 著

## 作者簡介

莊鍾慶，福建省惠安縣人。1933年10月出生。1955年7月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河北《唐山勞動日報》擔任編輯工作。1961年6月調到廈門大學中文系任教，應聘為講師、教授。《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委員會特聘為《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丁玲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茅盾的創作歷程》、《茅盾的文論歷程》、《茅盾史實發微》、《茅盾的文學風格》、《魯迅雜文的現實主義衍變》、《丁玲創作個性的演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與實踐》。主編《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論語派作品選》。列入中國多家文學辭典，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授予的「國際20世紀成就獎」。

## 提 要

莊鍾慶著的《茅盾的創作歷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此書被新華社認為是「全面分析茅盾各個時期創作的理論著作」。學術界評論文章指出此書闡釋茅盾的創作特點是，以廣泛的題材、多樣的體裁、眾多的人物形象以及恣肆磅礴而又精雕細琢的藝術風格，具體而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風貌，雖然現實主義嬗變的過程曲折，但無疑他成為革命現實主義的文學大師。茅盾創作的巨大影響並沒有結束。

論著除了論述茅盾創作上多方面的成就與貢獻，還對茅盾的文藝思想、文藝批評等的貢獻作出評價。

作者又探討茅盾研究中的許多問題，如茅盾主要作品的傾向、茅盾創作發展的分期、茅盾文學思想的發展、變化的特徵、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茅盾創作的影響等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新華社還指出《茅盾的創作歷程》「收有茅盾致作者的手箋和作者從茅盾處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因之評論者認為「這部專著在同類論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茅盾的創作歷程》出版後，有的論者聯繫已出版的茅盾文學歷程專著的情況，進行評論，《文學評論》的文章指出「到莊著出現，茅盾形象的多側面和深廣度則進一步得到了加強」，「這樣，茅盾形象日益豐滿，形成了到現在為止對茅盾認識的新的總括」，「莊著這本最後出版，又是最出色的書」。北京《新文學論叢》、《光明日報》、《浙江學刊》、《新時期文學六年》、香港《三聯通訊》等報刊、書籍都對《茅盾的創作歷程》給予肯定。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也將《茅盾的創作歷程》列入。《茅盾的創作歷程》中《子夜》、《春蠶》章節，被選入高校教材參考文章。日本《伊啞》指出莊鍾慶以其「專著」（《茅盾的創作歷程》）而成為「中國有代表性的茅盾研究家」。美國國會圖書館和一些大學圖書館也有收藏《茅盾的創作歷程》。美國學者致函作者，認為《茅盾的創作歷程》「可稱得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里程碑」。東南亞華文報紙如菲律賓發表了介紹《茅盾的創作歷程》的文章等。

二十一世紀以來《茅盾的創作歷程》在國內外仍受到學界重視。2000年出版的一本中國現代文學教材把《茅盾的創作歷程》列為教科書，《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把《茅盾的創作歷程》列為「重要的茅盾研究專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認為《茅盾的創作歷程》是「有份量的專著」。



# 目

# 次

|      |                                |     |
|------|--------------------------------|-----|
| 第一章  | 「叩『文學』的門」之前（1896～1916）         | 1   |
| 第二章  | 從提倡為人生文學到探索革命文學<br>（1916～1925） | 7   |
| 第三章  | 初期創作中的矛盾（1926～1929）            | 35  |
| 第四章  | 革命現實主義的起點（1929）                | 65  |
| 第五章  | 在迂迴曲折的創作新路上（1930～1931）         | 83  |
| 第六章  | 豐收季節（1931～1937）                | 99  |
| 第七章  | 劃時期的長篇鉅著（1931～1932）            | 119 |
| 第八章  | 絢爛多姿的中、短篇（1932～1937）           | 155 |
| 第九章  | 五彩繽紛的散文作品（1932～1937）           | 183 |
| 第十章  | 革命現實主義的新追求（1937～1938）          | 193 |
| 第十一章 | 新探索成果的巡禮（1939～1944）            | 215 |
| 第十二章 | 色彩迥異的長篇小說（1941～1942）           | 227 |
| 第十三章 | 各有千秋的中、短篇及散文<br>（1939～1944）    | 251 |
| 第十四章 | 在盤桓的創作途中（1945）                 | 271 |
| 第十五章 | 革命現實主義的嬗變（1946～1949）           | 281 |
| 第十六章 | 並沒有結束（1949～1981）               | 293 |
| 後記   |                                | 301 |
| 補記   |                                | 303 |

# 第一章 「叩『文學』的門」之前 (1896~1916)

浙江省桐鄉縣烏鎮，十九世紀末是個擁有十萬人口的大鎮。<sup>〔註1〕</sup>這個鎮繁華不下於一個中等的縣城，鎮上市街之外，有稻田和桑地，還有河有塘，所以有「魚米之鄉」的美稱；這又是一個「歷史」的小鎮，鎮中某寺是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sup>〔註2〕</sup>

就在這樣一個繁華富饒，風景宜人，又有文化氣氛的環境裡，於中日戰爭後二年即一八九六年的七月四日誕生了一個平常的孩子——沈德鴻。

沈德鴻，字雁冰，他開始寫小說時用了茅盾作筆名。他出生在一個大家庭裡，祖上世代讀書。祖父是個「樂天派」，「對於兒孫的事，素來抱『自然主義』」，任憑他們「愛什麼就看什麼」。<sup>〔註3〕</sup>祖母愛講笑話，善談「太平軍以前的農村風光」，喜養春蠶。茅盾養蠶的知識就是從她那裡學來的。<sup>〔註4〕</sup>他的父親沈永錫是一位醫生，當時的「維新派」，非常注重理工科，希望兒子將來學「實業」。於是在家塾中讓他讀了「澄衷學堂的字課，圖說和正蒙必讀

---

〔註1〕 據茅盾《我怎樣寫〈春蠶〉》。茅盾在《我的小傳》中又說：「生於浙江省桐鄉縣屬一個四萬人口的小鎮」。據了解十萬人口指烏鎮與青鎮兩鎮人口，這兩鎮原為一鎮，通稱烏鎮。（本書引用茅盾的作品，均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十卷本為準，如未收入文集，則根據當時出版的茅盾著作或有關報刊的文字。）

〔註2〕 據《故鄉雜記》，《茅盾文集（九）》；茅盾《我怎樣寫〈春蠶〉》，《青年知識》第一卷第三期，1945年10月。

〔註3〕 茅盾：《我的小傳》，《文藝月報》創刊號，1932年6月。

〔註4〕 據茅盾：《我怎樣寫〈春蠶〉》。

裡抄下來的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那一類『新書』——當時人稱爲『洋書』，〔註5〕可是茅盾對此不感興趣，他說：「這幾本書給我幼小的腦筋許多痛苦，想來不下於我的叔叔們所讀的《大學》、《中庸》。」〔註6〕

茅盾十歲時，他的父親去世了。留下他和母親陳愛珠與胞弟沈澤民三人。家庭的擔子就落在他母親肩上，當時「家產既非富裕，那生活的情形可想而知了」。〔註7〕但是，他的母親並沒有被生活所壓倒，勇敢地帶領兩個兒子，迎著困難前進。她的「個性異常倔強，觀察事物的眼光也較常人遠大和銳利。自丈夫去世以後，她就負擔了支持這個家庭的責任，她把丈夫剩下來的極有限的財產，幾乎是全部地供給了她的兩個孩子的受教育」。〔註8〕這樣，使得茅盾兄弟兩人能夠受到高等教育。茅盾的母親在家塾受過良好的舊文學教育，她對引導幼年的茅盾愛好文學，起了一定作用。例如她曾講過《西遊記》中間的片斷的故事給他聽，還拿整本《西遊記》給他看。〔註9〕她的剛強的品性，嚴格的家訓，對他一直有著良好的影響。一九五七茅盾在《寫在〈蝕〉的新版的後面》一文中還這樣寫道：「自知之明，向來還有一點（這應當感謝我的故世已久的母親在我童年時對我的教育）。」

茅盾幼年時，讀過家塾，也讀過私塾，學過《三字經》，之後他父親就讓他讀「新學」。〔註10〕一九〇七年，在烏鎮植材高等小學讀書。「讀的是文明書局當時出版的修身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還有《禮記》。作爲選文讀的，是《古文觀止》」。〔註11〕這些書籍儘管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但卻爲他閱讀中國古代的書籍打下了基礎。那時，對他有吸引力的是一些「閒書」。他說：「我家有一箱子的舊小說，祖父時傳下，不許子弟們偷看，可是我都偷看了。這些舊小說中有關色情的部分大都已經抽去，——不知是誰做的，也許是我的祖父，也許是我的父親，大概因爲已經消毒過，他們不那麼防守得嚴緊，因而我能偷看了。」〔註12〕小學時代，他「日以閱讀新書小說爲樂」；〔註13〕進

〔註5〕茅盾：《我的自傳》。

〔註6〕同上註。

〔註7〕東方曦（孔另境）：《憶茅盾》，《作家筆會》，上海春秋雜誌社，1945年11月出版。

〔註8〕同上註。

〔註9〕據茅盾：《我的小學時代》，《宇宙風》第六十八期，1938年5月16日。

〔註10〕同上註。

〔註11〕茅盾：《我的自傳》。

〔註12〕茅盾致筆者手箋，1962年9月。

中學後，他讀了一些古詩古文，「課餘的時間全都消費在舊小說上頭」；〔註14〕到北京大學後，「盡看自己喜歡的書，不聽講，因為那時的教授實在也不高明」。〔註15〕他曾經概括地敘述在這段期間學習的情況：「青年時我的閱讀範圍相當廣泛，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在古典文學方面，任何流派我都感興趣；例如漢賦及其後的小賦，我在青年時代也很喜歡。……我在家十五、六歲以前，作文用散體（即所謂古文，那時喜歡的是《左傳》、《莊子》、《史記》、韓、柳、蘇等），二十左右作文用駢體，那時就更喜歡兩漢至六朝的駢體，我那時很看不起明清人的散、駢，頗受明七子書不讀秦漢以下、詩宗盛唐等議論的影響，但我對晚唐詩（如李義山），對宋詞也很喜歡。當然，元、明戲曲，一般都喜歡，但不大喜歡《琵琶記》。至於中國的舊小說，我幾乎全部讀過（包括一些彈詞），這是在十五、六歲以前讀的（大部分），有些難得的書（如《金瓶梅》等）則在大學讀書時才讀到的。」〔註16〕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茅盾所讀的書全是中國古籍，範圍廣泛，除了正統的經史子集外，還博覽小說、戲曲、彈詞，對於小說有特別濃烈的興趣。茅盾大量閱讀中國古籍，對他以後的創作很有幫助。從小學到大學的求學階段打下的堅實英語基礎，為他後來閱讀英國文學作品或英譯的外國文學提供了方便的條件，這對他從事文學活動影響很大；他從小注意語文及寫作鍛煉，為他走上文學道路作好文字上的準備。他讀小學時，作文常得到「好筆力」、「筆銳似劍」等批語。國文老師「嘗撫其背道：『你將來是個了不得的文學家呢！好好地用功吧！』」（註17）中學時代，國文老師稱讚他「文思開展」，但又不滿他作文「有點小說調子」。〔註18〕

茅盾從「能聽會說的時候起，見聞範圍也相當複雜」，〔註19〕他幼年時熱衷於觀看每年家鄉鎮上照例舉行的首尾半月異常熱鬧的「香市」；〔註20〕愛聽家鄉一家賣水果店裡的老婆婆講「長毛」故事；〔註21〕喜歡看鎮上鬱鬱

〔註13〕沈志堅：《懷茅盾》，《文壇史料》，上海《中華日報》社，1944年1月出版。

〔註14〕茅盾：《我曾經穿過怎樣的緊鞋子》，《我與文學》，生活書店，1934年7月出版。

〔註15〕茅盾致筆者手箋，1962年9月。

〔註16〕同上註。

〔註17〕沈志堅：《懷茅盾》。

〔註18〕茅盾：《我曾經穿過怎樣的緊鞋子》。

〔註19〕茅盾：《我怎樣寫〈春蠶〉》。

〔註20〕據《香市》，《茅盾文集（九）》。

〔註21〕據茅盾：《瘋子》，《茅盾文集（九）》。

蒼蒼、井然有序的桑林；樂於耳聞目睹「葉市」裡緊張悲觀的情景等等。這些方面的接觸對他的文學創作都有很多的幫助。同時，他也接觸到了農村和農民。他雖然不是農家子弟，未曾在農村住過，但由於生長在大家庭，家裡和農民有些來往，因而使他有同農村聯繫的機會。他幼年所見的有來家裡做工的農民以及「丫姑爺」。(註22)童年時，他每年清明上墳的時候，要到鄉下去一趟，因此對鄉下有所了解。他同「丫姑爺」的關係較密切，他在《我怎樣寫〈春蠶〉》中說：「他們倒不把我當作外人，我能傾聽他們坦白直率地訴說自身的痛苦，甚至還能聽到他們對於我所抱的理想的質疑和反應，一句話，我能看到他們的內心，並從他們口裡知道了農村中一般農民的所思所感與所痛」。他所見到的農村和接觸到的農民，不僅成為他以後寫作小說、散文的重要題材，豐富自己創作的血肉，而且也是他從勞動人民那裡汲取精神營養並同他們在思想上保持著聯繫的可貴開端。

不錯，茅盾少年、青年時期的家庭教育，農村社會的見聞以及舊文學及英語的學習，對他從事創作有著一定幫助。但給他的思想和創作以深遠影響的，卻是歷史的變革和時代的思潮。

茅盾出生後幾年，國內發生了一連串的重大政治鬥爭，如一八九八年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戊戌政變，一八九九年聲勢浩大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以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給茅盾以顯著的影響的，是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茅盾十五歲，正在浙江省第三中學（亦稱湖州府中學）學習。那年上半年學校掀起剪辮子運動，他和同學們「對於辮子的感情卻不好」，都知道「這是『做奴隸的標幟』」。(註23)這次剪辮子風潮，就是「下半年革命高潮到來的前奏」。(註24)那年暑假後，他就轉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學（亦稱嘉興府中學）。這個學校的校長和許多教員都是「光頭」——「革命黨的標幟」，「光頭學生」亦不少，民主氣氛很濃厚，師生關係很融洽。(註25)

〔註22〕「丫姑爺」，據茅盾解釋，「在烏鎮一帶戲稱丫鬟的丈夫為丫姑爺，但並非貶意，也有把丫鬟看作女兒的意思，所以叫姑爺」（1978年4月25日茅盾致筆者信；本書引用此書及在此後茅盾致筆者的信均由韋韜即沈霜、陳小曼筆錄轉述）。

〔註23〕茅盾：《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時間的記錄》，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1945年7月重慶初版。

〔註24〕同上註。

〔註25〕據茅盾：《回憶辛亥》，《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出版。

不久，從湖北傳來武昌起義的消息，整個學校都沉浸在革命浪潮的激蕩之中。茅盾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寫道：「雖然我們那時糊塗得可笑，只知有『革命』二字，連中國革命運動史的最起碼的常識也沒有，我們不知道在這以前，有過哪些革命的黨派，有過幾次的壯烈的犧牲，甚至連三民主義這名詞也不知道，然而武昌起義的消息把我們興奮的不得了。我們無條件的擁護革命，毫無猶豫相信革命一定會馬上成功」。（註26）那時上海有幾種很肯登載辛亥革命消息的報紙，可是嘉興的派報處都不敢販賣。忽然有一天，有一個二中學生到東門外火車站閒逛，卻帶回一張被列為禁品的上海報。許多好事的同學圍住那位同學盤問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報是從車上的茶房那裡轉買來的。於是以後就有些熱心的同學義務地到車站守候車來，鑽上車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車上的茶房並非偷販違禁的報，不過把客人丟下的報紙拾來賺幾個「外快」罷了。於是二中校裡的「買報隊」就直接向車上的客人買。過後不多天，車站上緊張起來，「買報」那樣的事，也不行了。但是二中學生們好像都得了無線電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勝利』」。（註27）茅盾說：那時「革命軍勝利的消息，我們無條件相信；革命軍挫敗的消息，我們說一定是造謠。為什麼我們會那樣盲目深信？我們並不是依據了什麼理論，更不是根據什麼精密研究過的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對比；我們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為我們目擊身受滿清政治的腐敗，民眾生活的痛苦，使我們深信這樣貪污腐化專橫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順應民眾要求的革命軍」，（註28）武昌起義爆發後不長時間，二中放了假，茅盾同「幾個同鄉的一回到家鄉，就居然以深通當前革命情勢的姿態，逢人亂吹，做起革命黨的義務宣傳來了」。（註29）辛亥革命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註30）不久，學校又復課了，老教員已經走了大半，新來的一位學監，握有學校大權，施行專制，「整頓校風」，師生之間的民主空氣大不如前，因而激起曾經受過辛亥革命洗禮的同學們的不滿，鬧了「一次小小革命」，有的動手打學監，有的打碎

〔註26〕茅盾：《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

〔註27〕以上均據茅盾：《我所見的辛亥革命》，《中學生》第三十八期，1933年10月。

〔註28〕茅盾：《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

〔註29〕同上註。

〔註30〕魯迅：《朝花夕拾·范愛農》。（本書引用魯迅的作品，均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十六卷本為準）

布告牌。茅盾也參加這次鬥爭，他把一隻死老鼠送給學監，並且「還在紅封套上面題了幾句莊子」。<sup>〔註 31〕</sup>於是，他被開除了。

辛亥革命帶來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潮，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悟，當時不諳「革命大義」的中學生、年僅十五歲的茅盾，也在這個大風濤中被喚醒了，滋長著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萌芽。

一九一二年春，茅盾轉入了杭州安定中學。翌年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那時，辛亥革命失敗後建立起來的封建軍閥政權殘酷地統治人民，中國又一天天沉入黑暗裡。當年的北京大學，「確是個古氣沉沉的老大學」。<sup>〔註 32〕</sup>茅盾感受到時代帶來的沉重的氣氛，覺得呆在學校作用不大。他說：「讀完了三年預科，我還是我，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並沒有新得些什麼，於是我也就厭倦了學校生活了」。<sup>〔註 33〕</sup>當時，他又碰上家庭經濟困難，於是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尋找出路去了。

茅盾從幼年到二十歲這一時期，由於新思潮的激蕩，提高了他對現實的認識；涉獵古籍，供給了他的文學養料；多方面的見聞，開拓了他的生活視野。這些都為他後來「叩『文學』的門」<sup>〔註 34〕</sup>奠下了基礎。

---

〔註 31〕 茅盾：《回憶辛亥》。

〔註 32〕 楊振聲：《回憶「五四」》，《人民文學》1954 年第 5 期。

〔註 33〕 茅盾：《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印象·感想·回憶》。

〔註 34〕 茅盾：《答國際文學社問》，《新港》1957 年第 11 期。

## 第二章 從提倡爲人生文學到探索 革命文學（1916～1925）

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後，茅盾進了上海商務印書館，先是在英文部英文函授學校改課卷，後來到國文部工作，又是編輯，又是翻譯。

那時，正處於五四運動的前夜，以《新青年》爲號角的新文化革命正在醞釀和準備之中。在新思潮的啓迪、鼓舞下，茅盾貪婪地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感到「刺激力很強，以前人好像全在黑暗當中，到那時才突然打開窗戶」。<sup>〔註1〕</sup>他開始「摸索著追求著真理，努力想求得生活何以如此、又應當怎樣的答案」。<sup>〔註2〕</sup>這樣，從一九一七年起他就拿起筆來，作爲尋覓真理的武器。這時候，青年學生正狂熱地追求紛至沓來的各種新思潮。這一重要歷史現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他就圍繞著學生如何謀求愛國途徑的問題探討革命道路。他在一九一七年第十二號《學生雜誌》上開始著文論述這個問題。他的第一篇社會論文叫《學生與社會》。文章抨擊了黑暗社會，指出學生在改造社會中的作用，要求學生「有奮鬥力以戰退惡運，以建設新業」。他又在一九一八年第一號的《學生雜誌》上發表第二篇社會論文《一九一八年之學生》。文章根據「二十世紀之時代，一文明進化之時代也」這一進化觀點，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國內形勢特點，進而對當時青年學生提出三點希望：（1）革新思想；（2）創造文明；（3）奮鬥主義。這篇文章雖然是針對當時學生情況而寫的，但卻反映了作者「五四」前的社會政治思想。文

〔註1〕 韓北屏：《茅盾先生談「五四」》，《文哨》第二十八期，1946年5月2日。

〔註2〕 茅盾：《致胡萬春》，《文匯報》，1962年5月20日。

章洋溢著愛國主義激情，表現了民主主義的戰鬥特色。他猛烈地抨擊當時「國是之紛爭，政局之機突」，指出自辛亥革命以來，「忽焉六載，根本大法，至今未決，海內螭蟾，刻無寧晷，虛度歲月，暗損利權」。同時，批評了當時社會上不良的現象，他說：「社會之心理，素以退讓為美德，守拙為知命。此以防止野心家之爭名攘權，鄙陋者之營求鑽謀，原不可厚非，而其弊則使中庸之人，皆奄奄無生氣，而梟雄特拔之人，反足藉以縱橫一世，莫敢誰何」。但他並不因為社會上妖魔鬼怪為非作歹而對國家前途失去信心，相反，滿懷熱情地指出：「我國之前途遂無一線之希望，是讐言也。」他說：「以前之歲月，雖已擲諸虛牝，而以後之歲月，尚堪大有作為。」他援引歷史上事例，證明「我國人非無創造之能力者」，批判摹擬西方之風，並規勸「學生其毋驚於發明二字之偉大而自餒也」。他認定「方今時勢，有需於生民之作為，而別創歷史上之新紀元者多矣」，因此，他竭力提倡新思想。「所謂新思想，如個性之解放也，人格之獨立也」等。

作者除了撰寫有關學生問題的論文外，還翻譯了許多適合學生需要的歐洲資產階級國家的科學知識、文化知識及文學作品，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如在一九一八年《學生雜誌》發表的《兩月中之建築譚》、《二十世紀後之南極》等。另外，還介紹了許多西方學者詩人不畏艱苦奮勇進取的事跡，以激發當時青年積極向上的精神。如在《履人傳》前頭說：「閒常泛覽外史，取少賤為履人之名人，撮其事跡，薈萃一篇，為履人傳。亦見人在自樹，自暴自棄者，天厭之，窮巷牛衣之子，其亦聞風自興而勉為書中人乎！吾願其效卡萊之好學，百折不回。學喬治之束身，不為眾涅。效蕭物爾之見義忘生，約翰之貧而好善。斯則此篇之作，為不虛己。……吾今獨刺取此四人而敘之者，以其奇行瓊質，獨能為當世青年下一針砭故也」。（註3）

茅盾不但注意青年學生的教育問題，而且關心小學生的學習。他從一九一八年開始編撰了一些童話，內有中國古代故事及西洋神話。他的意圖是明確的，希望兒童通過這些方面的閱讀，獲得良好的教育。

五四運動以前，茅盾是個民主主義者。他和魯迅同樣是以進化論作為戰鬥武器，直指著舊中國「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呼喚著這「鐵屋子」裡面「熟睡的人們」（註4）起來鬥爭！茅盾在尋找革命真理的道路上邁

〔註3〕《學生雜誌》第五卷第四號，1918年4月5日。

〔註4〕魯迅：《吶喊·自序》。

開了第一大步！

二

「五四」的革命風暴如狂飈般席捲起來，聲勢浩大，威力猛烈，震醒了當時整個社會。毛澤東同志指出，「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爲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註5〕毛澤東同志又說：「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註6〕

五四運動時期茅盾正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五四」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這兩方面，他都沒有參加。〔註7〕但是，五四運動對他的影響卻是很大的。從此他的「思想改變，讀外國書了」，「馬列主義的專門著作，那時還沒有翻譯過來，因此學馬列主義只有讀外文書」。他「只懂英文，而英文的馬列主義書籍不易買到」，只好讀當時蘇聯出版的英文雜誌裡有關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單篇文章。〔註8〕

這些表明，茅盾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五四運動的感召下，對國家的命運與前途有了新的認識，他注視著十月革命的道路，這是茅盾在探索革命真理的長途中可喜的新開端。

茅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上文壇的，那時，「五四」高潮過去了，新文學統一戰線內部的革命派與改良派發生分裂。以魯迅爲代表的革命派繼續沿著「五四」文學革命的道路不斷探討。茅盾經過了多年的思索，終於在「五四」思潮的啓迪下，在無產階級思想影響下，以力挽狂瀾的雄姿，於新文學陣營分裂之時，堅決站在革命派一邊參加戰鬥。一九二〇年他開始發表文學論文，猛烈地抨擊封建舊文學，熱情地鼓吹新文學，提出爲人生文學的主張，對我國新文學運動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茅盾在第一篇文學論文《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註9〕一文中指

〔註5〕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本書引用的毛澤東的言論均以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爲準）。

〔註6〕同上註。

〔註7〕茅盾與筆者1961年6月26日談話記錄，記錄稿經茅盾審閱過。

〔註8〕同上註。

〔註9〕《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一號，1920年1月10日，署名佩章。

出：「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決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他要求「文學成為社會化」，「放出平民文學的精神」。茅盾指出了為人生文學必須表現社會「人生」和「平民」精神，表明他對人民命運和社會問題的關注。他又在另一篇題為《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一文中，抨擊了當時兩種維護舊文學的折衷論調：其一，「新舊（文學）平行」；其二，「主張關於美文的用舊——即文言，關於通俗的說理的用新——即白話」。他系統地闡述了為人生文學主張，他說：「新文學就是進化的文學。進化的文學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質；二是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三是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段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們要用語體來做；唯其是注重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所以我們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義的精神，光明活潑的氣象。」

茅盾指出為人生的文學是「反映人生指導人生」的。他對人生的含意並沒有詳細的闡述。不過，他在《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註 10〕一文中談到：「現社會現人生無論怎樣缺點多，綜合以觀，到底有真善美隱伏在罪惡的下面。」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人生指的是現實生活，在茅盾看來當時社會是黑暗的，然而又隱伏著光明。為此，他要求文學要暴露社會黑暗面，「描寫全社會的病根」，同時又要以「理想作個骨子」，〔註 11〕表明對未來的美好生活的渴望。這樣，文學才能全面地反映現實生活，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在黑暗社會裡，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人民過著飢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據此，茅盾認為為人生文學必須反映被壓迫人民的生活與鬥爭。他所說的新文學「是為平民的」，即指此而言。他在《俄國近代文學雜談（上）》〔註 12〕中說：「俄國近代文學的特色是平民的呼籲」。他說俄國文學家「描寫下流社會的苦況」，「便令讀者肅然如見此輩可憐蟲，耳聽得他們壓在最下層的悲聲透上來，即如屠爾格涅、托爾斯泰那樣出身高貴的人，我們看了他們的著作，如同親聽污泥裡人說的話一般。絕不信是上流人代說的。其中高爾該是苦出身，所以他的話更悲憤慷慨」。為人生的文學要求描寫下層人民的悲慘命運，以激起人民反抗黑暗的社會。

〔註 10〕 《改造》第三卷第一號，1920 年 9 月 15 日。

〔註 11〕 分別見於《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及《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學生雜誌》第七卷第九號，1920 年 9 月 5 日。

〔註 12〕 《小說月報》第十一卷第一號，1920 年 1 月 25 日。

然而，也應該注意到，茅盾把爲人生的新文學看成「進化的文學」，對此，他未曾作過明確的論述。但在《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一文中對文學的進化略有闡明，他指出「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這四種東西，是依著順序下來，造成文學進化的」。在他看來，隨著文學歷史的進化，文學更注重表現人類的共同思想感情。爲人生的新文學，是「進化的文學」，就是指這方面而言。後來他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註13〕一文中，明確指出，「由古典——浪漫——寫實——新浪漫……這樣一連串的變遷」，「無非欲使文學更能表現當代全體人類的生活，更能宣洩當代全體人類的情感」。可見，茅盾把爲人生的新文學看作「進化的文學」，指的是這種文學必須表現全人類的共通的情感。

茅盾提出文學表現人類共同感情，這個說法雖然缺乏明確的階級觀點，然而在當時卻是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不過茅盾的爲人生文學主張，就其主要方面來說，卻是指明了必須徹底反對舊文學，提倡以接近人民的語言即白話描寫現實社會，反映下層人民的生活與鬥爭的新文學。這是符合文學要爲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服務的要求，因而這種文學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

茅盾爲人生文學觀的形成，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五四」以來，中國已進入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文化運動就是在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下蓬勃地開展起來的，因而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和鬥爭性。五四運動後，工人階級的鬥爭在「六三」運動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了，馬列主義思想和工人運動日趨結合。資產階級右翼極力反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詆毀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這種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必然地反映到新文學運動上來。資產階級右翼公然鼓吹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文化，調和派以「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註14〕爲名，恢復封建文化，而革命小資產階級則在馬列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影響下，跟無產階級取同一步調，跟形形色色的新文學反對派作鬥爭，高舉「五四」文學革命大纛，沿著文學爲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服務的軌道前進。茅盾爲人生文藝觀就是在這種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表明了革命小資產階級在馬列主義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形勢下，在新文學運動急劇變化中，能夠接受無產階級的引導，堅持「五四」文學革命的大方向，徹底反對舊文學，促進新文

〔註13〕《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二號，1921年4月10日。

〔註14〕魯迅：《寫在〈墳〉的後面》。